

吾乡吾土

家乡的蛇故事

胡春良

岁律新元，喜迎蛇年。说起这个在十二生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蛇，除了神秘还有点可怕。不过家乡的故事，却别有一番风味。

家乡在中条山腹地的夏县泗交镇，这里有高高的莲花台，有雄伟的假宝山，有东流的太宽河。这里有茂密的森林，有多种多样的动物。当然这里也是蛇类的家园，有许多有关蛇的故事，野趣斐然！

我们上小学时要勤工俭学，其中之一就是到山里去拾椽。一个人的力气小，根本背不动长四米的山木椽，就需要两个人抬一根。那一年从韩家洼的上沟把椽抬到学校的操场，距离近十里，走的都是放牛的山路。那次是我和玉红搭帮。当走到韩家洼沟口阳坡顶崖根时，一条黑影从头顶窜过，直接冲向沟底的深潭。潭边长有许多大杨树，枝叶繁茂，我们看不清潭里是什么，但能看到溅起的水花。而且在路边沿的陡坡上有明显的溜沟，据经验判断应该是条大蛇。

回到家后，我向爷爷和外祖父提起此事，他们都说这崖顶的石洞里有条大蛇，夏天每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很准时到沟底的水潭里洗澡。他们放牛时就遇到过好多次。陆陆续续从乡邻们口中得知大蛇的存在，有人还说它攻击过羊羔，有人说他看过大蛇捕食喜鹊和野鸡。

这阳坡顶崖呢，地势险峻，崖顶有块巨石向外突出，似乎要从高处坠落下来，人们很难登临。通往韩家洼的山路就贴着崖根部修的，宽一米五左右。路沿外侧就是几十米深，直达沟底的陡坡。沟底是韩家洼小河因很大落差冲刷出的深潭。这段山谷，两山相峙，谷窄而险，大树蔽天，人或者牛羊很难到达，是个幽静的好处所，难怪大蛇会选择这里栖居活动。说真的，确定这里真有大蛇后，我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心生期待。

我们拾椽勤工俭学，每根椽可以挣五毛钱。那一段时间下午课余，要到韩家洼上沟往返两次，时间段正好在大蛇活动的范围内。一次，我们真的遇见了那条大蛇，它身长比我们抬的四米椽还长，估计超过六米，头像犁地的铁铧，最粗地方比山里人用的粗瓷老碗口还粗，尾巴有小孩子胳膊粗细，灰色的身上布满花斑。我们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盯着它。它从水潭里玩够了，又返回崖顶。它没有对我们这些小学生表现出敌意，当然也没有攻击。说真的，像这样的庞然大物，如果发起攻击，那一定是命要的。

后来拾椽或上山放牛时，又碰到过大蛇几次。在一个雷电交加、暴雨倾盆的夜晚，那前凸的山崖崩塌了，巨石碎石滚入沟底，几乎填满了水潭。老人们说那大蛇快成精了，老天把它雷劈了，怕它祸害人。说来也怪，那山崖崩塌后，我们再没见过那条大蛇。

我们小村下秦涧村南有个山沟叫后沟，后沟分岔出一个小山沟叫西虫沟。另一条大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这沟里的地埂上长了一棵粗大的椿树。椿树长得时间长了会空心。那时还在生产队，人们集体耕种劳作，见一群喜鹊围着树干上部一个洞口喳喳叫个不停。一位叔叔发现了端倪，从树根部的腐洞里依稀可

见里面有一条大蛇。原来这椿树完全空心了，树干的枝杈间也形成一个空洞，上下贯通了。大家便在树根部的洞口生火，这空心的树干就是根天然的烟囱，火势很猛。那大蛇想从上面的洞口爬出，但洞口小，被卡在那儿活活烧死了。奇怪的是，几天后某夜，大椿树被雷劈了，生生被撕裂成两半，但死蛇却也不见了。人们又说蛇快成精了，被老天爷收走了。

山里的蛇很多，有菜花蛇，有青蛇，有黑乌蛇。有些年份，蛇就特别多。有一次外祖母去阳坡跟头地，她怕蛇，我给她做伴壮胆，几十米的距离居然发现了五条蛇，有些长蛇盘成一盘晒太阳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。山里蛇多，但人们常常相互告诫不要轻易打蛇。这是有故事和教训的。村里有个放牛娃在山里抓了一条半大的蛇，他生性调皮好恶作剧，把大石板用木柴烧焦热，然后把用葛条绑住的蛇扔到石板上，蛇挣扎着，臭气熏天。没想到可怕的事发生了，从山坡上、从大树梢上一下子聚拢来数以百计的蛇。它吓得顾不上牛，撒腿就跑，但群蛇仍在后面追，从此落下了稀屎痨的毛病。所以大人们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乱打蛇。

大人们说归说，我们放牛时遇到蛇，经常会用木棍打，用石头砸，多数情况是蛇受伤而逃。我不怕蛇，而且敢捉蛇，一手捏住蛇脖子，一手握住蛇尾，便能将它制服。一次在东沟放牛，我们三四个放牛娃捉住一条蛇，用葛条紧紧绑住，然后选择一棵高高的树，把最顶部的枝叶砍掉，把蛇绑在上面，希望老鹰能看到把它吃了。还有一次在村里的库房八间房后，我逮住一条三米六的大蛇。捉那么大的蛇是要费点劲的。

家乡山里的蛇，最凶猛的当数黑乌蛇。它受到攻击时，会反过来攻击人。一次在柴家沟放牛，遇到一条三四米长的黑乌蛇，我用石头攻击它，它扑过来要咬我，幸好手里有鞭杆，最终把它制服了。

大多数人是怕蛇的，如果说到不怕蛇，玲玲肯定算一个。她不论干地活，割猪草，还是放牛，只要遇到蛇，她都敢逮。一年夏天，玲玲在六亩地给玉米锄草，天太热，她干累了就躺在地边柿子树下的大石头上歇息。也许是太累了，便睡着了，一条大蛇居然爬到她脖子上，她一下子惊醒了一把抓住了蛇。那蛇很是凶猛，反身就是一口，也许用力过猛，好几颗牙齿咬在玲玲的胳膊肉里，但她仍然没有松手。所幸那蛇没毒。

山里蛇多，有的体形很大，但除了铁毒（七寸蛇）有剧毒外，大多数都没有毒，一般情况也不攻击人。大自然里还有哨兵可以提醒我们哪里有蛇，这哨兵就是喜鹊，它们遇到蛇会飞着扑打，喳喳叫声激烈。有人说，蛇经常钻进喜鹊巢偷吃鸟蛋和雏鸟，所以是天生的冤家。

蛇或许是可怕的，但在自然的大家园，生命是平等的，我们该是生生不息的朋友！

灯下漫笔

河东旧时年

■ 王逸群

农耕时代的中国，过年是一个极隆重的节日，其历史极为悠久。然而，将过年称为“春节”，则是在1914年，距今只有111年。运城，古称河东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表现在过年上也是异彩纷呈。那么，百年前的河东年味儿又是哪般景象呢？让我们打开一本本泛黄的县志，钩沉一番。

俗话说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这一天，家家户户，热粥飘香，食材多为杂米、豆子。有的地方，比如新绛、河津、绛县等则“置果（菜或豆腐）饭中”。令人惊奇的是永济虞乡一带“八日早起，以稠粥煮馄饨，谓之腊八粥”。制馄饨时或包少许或包钱数枚，俗有抢金锅银锅之说”《虞乡新志》，有点类似大年初一吃包钱饺子。其实，腊八的前三天，即腊月初五，家户就开始煮粥，称为五豆粥。为什么食五豆粥？清光绪《临晋县志》说：“豆者，毒也。食之已五毒。”豆的谐音为毒，大约是说，吃豆粥可以抵御五毒的侵袭，五毒，即蝎、蛇、蜈蚣、壁虎、蟾蜍五种有毒的动物。腊月又称嘉平，此时的腊月初五还有吃社粥的习俗，清光绪《猗氏县志》载，“嘉平煮社粥剂以盐花姜屑，间有施者”。所谓社粥，就是村巷各家各户出来或豆子等，煮几大锅粥，男女老幼一起享用，间或也施舍过路的贫穷者。过节不忘济贫，民风淳朴。

腊月二十三，俗称小年，年的味道欲浓。这天晚上，人们要在锅台处摆上糖瓜、烙饼（稷山俗称灶爷饦饦）送

灶神上天，口里还念叨着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等祈福语。糖瓜，也可用替代品，如万泉“祀灶以糖涂灶口”，虞乡“亦有以柿饼代者”。让灶神享用糖瓜，照民间的说法是使其“见天无言是非”。不过，“祀灶献糖瓜，欲粘其口”，总觉得有点对灶神不恭，甚至还有点强迫的意味。《临晋县志》说：“是侮灶也。灶怒诉于天，奈何自此后七日，嫁娶不择吉，曰诸神在天无禁，神在天即不问下土事，无贵神矣。”这段记载颇有趣味，献糖瓜，不就是贿赂灶神吗？灶神岂不成了丧失原则立场的“贪官”？所以，灶神很生气，向天帝申诉，然而结果好像不了了之，于是此后七天，民间嫁娶无需择吉日，因为“神在天即不问下土事，无贵神矣”。如同上学时，老师临时不在教室，顽童们就狂欢不已。

进入除夕，似乎就到了过年的门口，更热闹了。白天，“易门神，贴对联，插柏枝”。门神为郁垒神荼，比较常见，而临晋人还写“蠅（jiàn）字贴在门上。”蠅”为何意？《聊斋志异》曾提及“人死为鬼，鬼死为蠅。鬼之畏蠅，犹人之畏鬼也”，蠅即蠅。看来，“蠅”比鬼还厉害，可以护家佑院保平安。除夕之夜“老稚团饮，爆声连霄，名曰守岁”。清光绪《绛县志》载，这天晚上，“富者用五辛作盘”。“五辛盘”又名馈春盘，“辛”谐音为新。《本草纲目》说，“以葱蒜韭蓼芥辛嫩之菜，杂和食之，取迎新之义”。宴饮之外，家家户户还要烧纸接神。万泉一带的接神方式，别出心裁，“比鸡鸣，各悬黄纸于长竿以祀天曰接天神”（清乾隆《万泉县志》）。闭上眼睛想一想，等到鸡叫时分，祭献的人们，把黄纸悬挂在长的竹竿上，伸向夜空，这是何等虔诚！

初一大早，该是过年最庄严的时刻。爆竹声声，旺火熊熊，“燔柏叶，设香烛，备肉脯蒸食酒馔，盛服拜天地，拜五祀，拜祖考神主”（民国《万泉县志》），空气中弥漫着氤氲的柏枝（可以避邪）香气，老老小小穿着各自的新衣，叩首作揖，满满的仪式感。紧接着，喜气洋洋的拜年活动开始了，“拜父母兄长，遍登亲友门，相拜贺，曰贺岁。合族至家庙拜祖宗，前后以尊卑序。”碰到邻里，打躬作揖，互道一声“过年好”。在这祝福声中，即使先前有点芥蒂，也悄然冰释。正如《虞乡新志》说，“虽有旧日蹭蹬，一见辄为解释”。美好的节日成了邻里和睦相处的桥梁。

元宵节，是过年习俗的又一高潮，可谓中国人的狂欢节，难怪俗话有，过了初一盼十五。为了过好节日，人们前一天就行动开了，青壮年在巷口立秋千，架鳌山（巨鳌形状的灯山），搭彩棚，敲锣打鼓。巧慧的女人站在案板旁细心地捏制各种禽兽形的面食，还要捏些面盏、黍灯，以供夜里张灯之用。到了十五这一天，人人走出家门“扮社火，遍游里巷，

歌唱为乐”。晚上，火树银花，秧歌杂戏，爆竹震天，“乡间或以小瓦盖点油灯，遍列门室”（清同治《稷山县志》）。《临晋县志》用了一个形容燃灯的好词“南油西漆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一查阅，发现在南朝梁简文帝描写元宵灯日盛况的《灯赋》里就提到了“南油俱满，西漆争燃”。南油者，南方产的油灯。西漆者，西方漆提炼的蜡烛，它们共同点亮了节日的夜晚。正月十六日，狂欢依旧，邑人登城游赏，男妇结伴，士女嬉游，女人们尤其是女孩子这两天真是无拘无束，尽兴走逛，“金吾不禁”，并且美其名曰“走百病”“游百病”“遗百病”，以至于有些封建保守的卫道士，皱着眉头，哼出一声：“一游而百病可除也，此游女诡词耳。”（清光绪《临晋县志》）读至此，俄国作家契诃夫《套中人》的场景跃然眼前。兴高采烈的柯瓦连科和华连卡骑着自行车走远了，站在一旁的别里科夫从发青变为发白，嘟囔道：“难道中学生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？”古今中外，异曲同工。

最后，捎带说说元旦。在漫长的封建时代，正月初一称“元旦”或“正旦”等，有两千年之久。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，孙中山先生发布《改用阳历令》，将元旦改为公历1月1日。然而，民间对此新年异常冷淡，这在河东县志也有所反映，如民国十二年的《芮城县志》载，“一月一日元旦，公所悬旗结彩，互相庆贺，民则仅张贴对联而已”。又如民国十八年的《新绛县志》载：“自国礼变更，每遇阳历年节，公署及学校各机关一遵新制，城镇街市亦张灯结彩。唯穷乡僻壤至阴历年节，小大新衣，未明而起，亲戚往来依旧过年，可见，移风易俗并非易事矣。”其实，时至今日，民众关注传统佳节的焦点依然是“过年”。

边走边唱

三亚海边过大年

■ 樊晋英

大年初一，我在三亚的海边闲坐，天地之间，有山有水，有人有树，有沙滩，也有草地。

这样的清晨，沐着朝阳之光，闻着清新空气，看着海浪翻卷奔涌，听着涛声远近高低，在海浪刚冲刷后无人踏过的沙面上留下独自的脚印，心里别提多舒服了。人生最爽是快意！

古稀之年，难得有此时，乙巳年正月初一，在海南在三亚在海棠湾费尔蒙大酒店海边沙滩，我独享一份浪漫潇洒。无案牍之劳形，无社交之烦忧，无丝竹之乱耳，亲朋好友在各自享受新春的愉悦，我选择在这仙境中独自过我的大年初一，自得雅趣，乐在其中。

人生太匆匆，转瞬即逝。从出牙到脱齿，从黑发到白头，好像连叹息的工夫都没有，已华丽转身，已老态示人。不再童言无忌，不再轻言青春万岁，只看日

百姓记事

童年办“年货”

■ 安新明

一半毛钱。

稷山方言也叫“滴滴金”为“碱木炭”，“70后”也不多见过的。“滴滴金”比筷子还细，有三寸长，用旧的账本纸和细毛纸卷成，里面装的是硝和木炭末，晚上点着后，落下朵朵金花，煞是好看，朋友相随逛街，点一支还可照明。在家里，用口水把它粘在墙上，坐在那里，就围上来一帮小梢子，大家一起看。卖“滴滴金”的小贩们在集上收摊时，摸着乌黑的双手，点着脏兮兮的票子，满脸灰土，高兴得露出几颗白牙，感受着一天的收获。有次，我和小伙伴们相跟，跑到深巷老屋，用铁瓶子盖，去刮墙角的老硝花，回来把烧火锅剩的木炭碴子碾成末，自己配着卷“滴滴金”，居然也成功了。

那时老爸工资有34.5元，年年都给我3元钱让我买我的年货。选炮和买鞭炮全权做主。为了备我的年货，我一天转几趟街摊，要看哪家炮好，鞭脆、买家多，是黄药子还是黑药子。黄药子是炸药配的，脆又响，黑药子则闷而震。小贩们不时试着放两声，人们朝着炮声奔来。小鞭炮则看包装长短，300头的三毛钱，500头的五毛钱，1000头的买家少。小鞭炮是用来在初一早上放一鞭“开门炮”用的。家里若是买得多，就拆开包装，拆成单个，装在口袋里，用火柴慢慢消耗它。就是这样，观察了好几天，跑遍几十个摊子，才下决心瞅准来购置。一墩子大炮仗是100个，两寸长，小指头那么粗，用麻线齐齐各扎成个圆墩子，一元钱一墩，下会的时候，能便宜个

摔炮，稷山人称“炸弹”，它就比较简单了。摔炮里面的硫磺和细小石子，用纸包成节状，有小拇指大小，一包20个，一大包有5个小包，两毛钱。只要摔的声音足够大就行，一次买5大包，有钱的买十包八包，摔的时候，药子和石子摩擦就爆炸开来。走在小伙伴跟前，偷偷地用劲摔一个，“嘣”的一声，他们就抱头鼠窜。但也危险，有的小炮里面石子大，炸伤脸和眼的也有。

我的年货置办好了，到家里放在炕头连接锅头的热处，防止受潮，放的时候炮声更脆，每天都掀开看看，到了正月初一，穿上新衣新鞋，便开始闹腾了。

凡人情思

那一声声吆喝那一碗碗粥

■ 郭环中

花白的齐耳短发整齐地梳理在两耳之后，脸色发黄，满是皱纹，眼眶深陷，眼睛显得格外大。

在大娘的热情招呼下，我走进了屋里。家中陈设虽然简单但非常干净，三个米罐、面罐擦得黑油锃亮，能照出人影来。山村百姓家都有的满间炕边，有一个用砖头盘的炉子，上面一个大筒子锅，锅盖下边斜插着一个铜勺，热气直冒。

我介绍了自己，又说明了来由。大娘说：“山里水硬，你是水土不服，不要紧，不用盐，停会儿我这玉米糁糁熬好你喝一碗，暖暖地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坐在炕头，我们拉起了家常。大娘七个孩子，四个姑娘都嫁了，大儿子结婚了，在山下落户，两个小儿子上坡砍柴烧木炭去了。自己每天就是做饭收拾家里，由于腿脚不灵便，几乎不出门。话语间，有满满的知足，也有些许的遗憾。坐了一会儿，我要上课，说不到了。她说不急，熟了我吆喝你，你先忙去吧。

过了一个小时的样子，学生正好下课，我听见门外大娘的吆喝声：“喂！小伙子，来我家来。”我赶忙跑过去，还没进门，就有一股玉米煮熟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我坐在炕头，只见锅里装满了黏稠的翻滚着黄色气泡的糁糁粥。端着大娘递过来的大海碗，我止不住贪婪地放在鼻孔前闻了又闻。好香好香的粥啊，金黄的糁糁汤与饱圆的玉米糁粒相互拥抱着，糁汤浑浑一体。秋后山豆角那紫白相间的豆角粒被煮得肚皮蹦

开，散发出浓郁的豆香气。用嘴抿一口，唇齿留香。说话间，粥面上已经结下了一层厚厚的糁油皮，用筷子夹入口，那种感觉，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，舍不得咀嚼，舍不得下咽。

大娘告诉我，这玉米糁粒大，都是用刚收获的新玉米把皮剥掉，不再粉碎，熬起来费事费时。大锅添满水，等锅开了，倒上糁糁和豆子，猛火熬三个多小时，一直到粥熬成，不加水，不减火，这样熬出来的粥才能算是真正的好粥，才能好喝。

带着万分的感激，我一口一口地把粥喝完去上课了。临走，大娘嘱咐我没事就来，他家人爱喝，天天都熬，不在乎我一碗。那时那地，我真的感动得想哭，我想起了山下的家，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常常听到大娘的吆喝，那声音是那么亲切、那么自然。我喝了数不清的一碗碗糁糁粥，水土不服的日子早已过去，情谊却成为永久。

两年后的暑假，我调到了山下的初中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特意买了些礼品去跟大娘告别。大娘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说，孩子你教书可是教得真不赖，就不能再干一年？山寨可是需要你们啊，记住再到家里来。

记得是怎么走出大娘家的，只记得自己已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钻进宿舍号啕大哭了好一阵……

在山下初中紧张繁忙的日子里，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山里的大娘。三年后的一天，当我带着稀罕的食品和衣物徒步前往山里看望大娘的时候，大娘的儿子却告诉我，大娘于不久前病逝，去世前还经常念叨你哩。跪在大娘的墓前，我不禁泪流满面、欲哭无声，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看望大娘……

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，每到看到散发着浓郁香味的玉米粥，我就会想起大娘，想起那一声声自然亲切的吆喝，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。

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

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